

□张漱耳

出身莒州大户

明清时期，莒州有四大家族。谈及莒地世家名门，当地往往来上这么一句：“大店庄，北杏王，岳家春生小柳行，功名数着小窑上。”庄鼐就来自莒州最牛的四大家族之首大店庄氏。

大店庄氏庄园位于鲁南临沂莒南县城北15公里处的陡山脚下、浔河之畔。现在头上还顶着两块红牌子：抗日战争时期，庄园为山东省政府旧址暨115师司令部驻地。

据《庄氏家谱》序文介绍，明洪武年间，庄氏族人从江苏东海迁至山东莒州朱陈庄村（今莒南县大店镇），始祖庄瑜，初到时以务农为主，生活贫苦，至明万历年间开基立业走向兴旺，庄园宅第以堂号组联起的青砖瓦屋5000余间，形成了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庄园建筑群体。

庄鼐系大店庄氏第五世，父亲为庄希禹，堂兄庄谦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考中进士后，家声初振，官至陕西巡按御史，庄氏家族从此步入仕宦之路，一发而不可收。特别是经历明清鼎革期的短暂沉寂后再度崛起，达到鼎盛，成为鲁东南富甲一方的豪门大族。

庄鼐事略见诸地方史志，当代南明史研究领域专家钱海岳著的《南明史》这样记：“庄鼐，字调之，莒州人。崇祯中，从军，累功官洛口守备。十七年九月，与曹武生倡义，众数万人。所部与苏京、李汝荣构恶，京练兵安东卫，邀丁胤元击之，歼其将……”意即庄鼐从军后因军功官洛口守备。在崇祯帝吊死煤山那年（1644年）招集有志之士谋划复明，聚众至数万人。

他的部下在攻取日照时与安东卫乡宦苏京结怨。安东卫是明初为抵御倭寇在沿海设立的军事重镇，位于山东的最东南边，距日照九十里，清兵于1642年曾略地至此。苏京是明清两朝重臣，庄鼐与之交集时尚未事清。苏京早在任开封府监军时，被李自成捕获，槛车囚禁北上。李自成因进攻北京战前忙碌，监戒放松，让他逃脱。

北京攻陷后，苏京也立志反清复明，奔往南京拥戴福王。因受到排挤，心灰意冷，于1645年与五弟苏寰愤而辞归故里安东卫。

庄鼐与苏京结怨，民国《重修莒志》人物卷中这样记述：庄鼐的部下之一进军到安东卫时，与乡宦苏京发生冲突，双方引发战斗，苏练兵自卫，并邀约日照籍的给事中丁允元出兵相助，击败了庄调之部下一部。

这一段，平心而论，庄鼐不占理。因为此时的安东卫是块“肥肉”，从军事重镇变身铺号栉比的商埠。山头林立的盗贼劫匪，隔三差五来劫掠倡乱，乡亲们苦不堪言。鉴此，苏京将大部家产变卖捐出，招募乡勇与本卫绅衿士民同心固围。庄鼐部下来犯时，苏京联合丁允元，并亲冒矢石力挫其锋，乘胜追击，一举捣毁了他们设在安东卫附近的巢穴。

与“作家”结义

庄鼐闻报部下被逼出安东卫，咽不下这口气，率队前来，先瞄向东濒黄海、今日照东港区南部的涛雒古城。涛雒在金大定二十四年（1184年）建镇，因盐而兴、因商而盛的同时，又因文而显。文名就源自涛雒籍给事中丁允元，他考取进士后曾留京户部，奠定了丁氏家族科

近期《红楼梦》索隐派争议因网络传播升温，也引发不少人对反清复明那段历史的兴趣。咱们抛开索隐派的是是非非不谈，单讲一段明末清初的抗清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名庄鼐，字调之，曾于时属诸城（今五莲）的九仙山建造大本营，抗清不动摇，还曾只身前往北京行刺多尔衮，从而留名地方志书。

行刺京城多尔衮 聚众五莲九仙山

庄鼐：鲁南庄氏庄园走出的抗清名将

第八届之路。

庄鼐来势汹汹扎寨涛雒，丁允元望风而逃。恰在此时，祖居胶南大村的诸城文人丁耀亢来涛雒丁家造访，方知允元躲到了海岛之上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丁耀亢以《出劫纪略》为题，将当时在丁家看到的情景用了12个字记载：“空宅无人，残书满地，户不扃也。”想见丁允元逃亡之急。

这时的丁耀亢写出了《醒世姻缘》和《续金瓶梅》，颇有名气威望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已经是全国著名作家。

丁耀亢料想，自己这么有名，庄鼐肯定有所耳闻，不会慢待。再考虑到庄鼐虽行武出身，毕竟也出身世家，于文于武差不到哪里。于是动了同情本家之心，要去做一回游说的张仪，凭借三寸不烂之舌，劝他放弃复仇安东卫，进而放弃涛雒。

于是乎，丁耀亢只身进了庄氏大营，和庄鼐吃了顿酒，“草野相聚，不过片刻”“痛饮高歌，与盟而散”。

至于如何凭借舌头说退的庄鼐退军，《出劫纪略》避而未写。民国《重修莒志》较为详尽记载了二人邂逅相遇，进而结盟：

丁野鹤素闻庄调之豪爽仗义，夜入军营拜访。调之大喜，殷勤相见，置酒款待。席间叩问丁之所来，丁呷一口酒，曰：“闻阁下起兵举义，想一睹军仪而不可得，今有幸得此良机，特向您祝贺！凭阁下大义，只须振臂一呼，应者风起云涌，乡州少年激于义愤，必是争先恐后聚之麾下。”

高帽戴上后，话题一转：“此时若能谨慎从事，勿操之过急，并注重积蓄力量，成就诚不可量。但若仓猝发难，轻率加兵，恐怕大事难成。”接着恳切规劝庄调之莫要加兵安东卫苏部、涛雒丁部，否则会因小失大。

庄调之则认为遭受袭击蒙受了损失，理当报一箭之仇。丁耀亢沉吟片刻曰：“当今满州兵入关，北方郡县均望风降服，吾辈何忍再作阅墙之争！苏、丁二君与足下素望不可同日而语，现他二人又闻风退避，对峙者仅仅是少数村农，杀死他们虽可振军威，但义军声望大受损害啊！”

庄调之一时无语，二人又谈及义军方略，最后，丁作家留下心声：“凭仗汉兵汉将，以援救大明王朝号召天下，严禁乱杀和抢掠，此即当年太祖定天下的根本，愿足下以之自勉。在下去东海安顿好老亲之后，定当出而从君，附骥平天下！”



大店庄氏庄园南门。

言毕，二人结拜，依依惜别。

九仙山兵败

庄鼐这个富于传奇人物，就在与丁耀亢晤面不久，率众钻入诸城九仙山，扯起反清复明的大旗，以图大举。

九仙山山深林密，形势险要，横绝鲁东南。庄调之据险来到后，犹如自带号角一般，投奔上山的绿林人马络绎不绝。相继有义军首领赵慎宽、李大烈等前来投奔，同在九仙山竖旗。

南明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二月，庄鼐领兵出山，号称二十万，收复日照、沂水、诸城、沂州后，命武弁四人谒南京向南明政府求割付（即下文件）。把持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马士英索贿不应，四人大恸而回。五月，庄鼐转战海州，带领数千人攻城略地，兵势甚盛，清军及地方官府压力山大。

在攻下赣榆、焚劫青口后，庄鼐于夏末挥师归山。

时清兵已下山东。登莱巡抚陈锦向最高统治集团上奏，言及庄鼐其时：“据青州府呈：莒州生员庄亮彩稟称：贼头庄鼐二月间，招兵二十余万，焚劫杀掠执沟、青口等处，先将彩祖母杀死，六个月内杀死伯父庄士英、叔庄士毫、庄士超、庄士补、弟庄永充，又攻诸城、日照、沂水、沂州等处城池。”

这里说的庄调之曾回故乡，杀其近亲伯父、叔父及兄弟等史料，因多次转述，仅有一定可信度。从《大店庄氏族谱》看，庄调之父叔伯一辈皆为“希”字，其儿辈为单字，呈文说他杀了“士”字辈与同辈的“庄永充”，而“士”字辈庄鼐子侄辈才用，这就指定在某环节错了。后庄陔兰主编的《重修莒志》依据旧志也只述庄鼐反清内容，未补充进屠杀家族成员的叙述。由此看来，陈锦当年呈文有没有添枝加叶，或颠倒黑白，很难厘清。

清廷接呈文，令胶州总兵柯永盛等派兵进剿，围攻九仙山。双方呈对峙局面。山上有巨泉，水质优良，且一向丰盈，万人汲取不竭。对峙中忽一日干涸，义军难以支持，遂溃散逃亡，很多被清兵杀死。山泉断水，是年天旱是一原因，不过断在如此关键时刻，令人感到蹊跷。不排除因某种因素导致地质结构发生了变化。

面临这种情况，庄鼐只与部分残兵逃出重围，其独子被擒，不屈而死。

突围后庄鼐往南而去，投到淮镇义军首领刘泽清标下。没几日，

庄调之失去独子，孤身一人，已无所依，胸腔里充盈着反清复明的热血。潜藏了一阵后，自恃素善骑射，发无不中，决定走捷径，入京刺杀清军关键人物。

时摄政王多尔衮掌控清朝，他虽然扶持顺治帝即位，但命小皇帝称他皇父摄政王。若非他系性情男人，遇上了心机女，怕是早就结果了小顺治，自己当了皇帝。激起汉族人民反抗的倒不是这个事，而是他推行的圈地，逼民投充，以及强制剃发易服检验是否归顺之行径。

庄鼐把行刺目标锁定多尔衮。来到北京伺机多日后，探得多尔衮代表皇帝郊外祭天。是日，庄潜伏于附近隐蔽处。当目注前面的多尔衮届临，觑定其胸，蓦地一箭射出。

这一箭，太可惜了！重演了春秋时管仲搭弓射小白的一幕，正中其上衣纽扣，仅有小擦伤。多尔衮及随从大惊失色，迅即四处穷索谋杀者。庄鼐武功高强，极善腾跃，所乘白马速度极快，得以从容脱身。

因所留箭身镌“明将军庄调之”字样，清廷此后据以搜捕，急令各县索取谱牒查寻。大店庄氏族人惊恐万状。然翻检之后，谱中无调之字号，全族一场大祸得以幸免。

庄鼐懊恼之余，坚持初心，图谋再举。为此连续数月依然隐藏京都附近。为避人耳目，行动更为诡秘，如每天更换涂抹乘马的颜色等。但多尔衮经他一箭不中，成惊弓之鸟，出行倍加小心。庄鼐寻不到机会，气泄作罢。

多尔衮后来在围猎时虽坠马身亡，但顺治羽毛已丰，坐稳了江山。这时候，一些即便怀有家仇国恨的明臣无可奈何之下，陆续向清廷低头。当然也不乏到死都在硬刚的人，例如这个庄鼐。

庄鼐离京南归途中，他的侄子庄永龄去应清廷礼部考试，在冀鲁边境道旁之丛林内与庄调之相遇。调之扔一筐给永龄，告诫其侄勿为满人做官，语罢随即纵马驰去。筐中仅存崇祯甲申历书一册，碎金数两而已。

自此之后，庄鼐销声匿迹，不知所踪。或云去湖北、湖南，居数年又去西藏；或云已于浙江某山削发为僧……众说不一，未知以何为实。